

三么 (连载作品)

□王治文(白族)

我在家里排行老大，是父母的长子，也是爷爷的长孙。那时候，四叔在城里工作，父亲则常年奔波在外，忙着搞社教。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乡下伴随着爷爷度过的。

四五岁时，家里就只有我、爷爷和几个堂弟妹们。再有的，就是后山三么的坟地。大喜是三么唯一的衣钵传人。

那时，爷爷已是一头灰白的头发。脸上纵横着岁月的痕迹，显得十分苍老。他成天佝偻着腰杆儿，忙这忙那，动作笨拙、迟缓，嘴里常嘟囔着一些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话语。

四叔常从城里来信，要爷爷去城里享清福。爷爷不听这些话，他有自己的生活轨道。他从屋后竹林里砍来竹子，坐在屋前岩塔里慢慢地破篾，用细细的竹篾，编织出一个又一个竹笼、篾篓、筛子。有时候，他还会给小堂弟妹们织些竹马、雀笼。然后眯着昏浊的眼睛，看弟妹们开心地把玩，眼睛和嘴角都浮出深深的笑意。他对我说：你三么小时候也喜欢玩这些乖儿。说完，就静静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陷入沉思。

我家屋前屋后竹木葱茏。屋前的坪院，是青石板。屋边靠路口，有蔸大樟子树，旁边有眼山泉。从山坳那边过来的人，或是从这边山脚上来的人，往往要在这里歇歇气，喝口水。那些过路的多数熟悉，也常来岩塔里纳凉说笑，坐下和爷爷打趣儿。

老伯，又说说三么的故事吧。

老菩萨，把三么的故事讲一段哟。爷爷经不得别人劝，就会真的讲起来。开始，那些人还摇着蒲扇，脸上漾着不在乎的神情。渐渐地，三么的故事就使他们入了角色着了迷。他们不时地点点头，有赞许，有感慨。到最后，总会迫不及待地问：那后来呢？后来是哪搞起的嘛？后来嘛，就当以后再来嘛！爷爷说了一句趣话，先自笑了起来。那些人悟过来，也打着哈哈讪讪地笑起来。屋后树笼里的斑鸠，也被惊得扑愣愣飞起。我总觉得，爷爷的笑容中，含着几分哀痛，带着几分酸苦。

二

三么在世的时候，我还在穿开裆裤。只记得他方圆大脸，黑发浓眉，厚敦敦的个子，脾气耿直得像屋后的烟竹，一根根、一节节，标杆笔直地冲上去，刚劲得不同。那时候堂弟妹们还没有出生，我是第一个孙子，全家人都很喜欢我，把我惯得不像样子。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三么。他常常偷出婆婆积攒的鸡蛋，和我一起打煎蛋吃，一打就是十几个。那煎蛋油黄黄，香喷喷，盛在一个土墩碟里，我和三么一人一副竹筷子夹着吃。等只剩下最后一块时，他便放下筷子说：山儿，吃在后面的要洗钵子哟！他裂着油油的嘴巴笑，脸上一副诡谲的神情。

我家居住的是四柱三进的木板房，那宽敞的四壁是我儿时学习字画的理想场所。有次，我吵着要婆婆买粉笔画儿。婆婆是个最积攒的人，犹犹豫豫下不了决心。也怪不得，我那时太不懂事，不知道一角钱可以买六七个鸡蛋，或是买二十个油粑粑。三么那天从墟场回来，把我喊了过去，递给我一个黄布口袋。我伸手一掏，是两盒粉笔，一盒白的，一盒彩色的。从那以后，我天天在屋前屋后的板壁上，画人、画马、画猪抬轿。我把婆婆怪我不懂事、不给买粉笔的模样也画了上去。晚上，我给大家讲解一天的作品，把全家人都逗得乐不可支。

三么的故事，婆婆在的时候给我讲得最多。夏日的晚上，一把竹躺椅放在浇了凉水的岩塔里，我睡在上面，婆婆坐在旁边，一边摇着蒲扇替我驱赶长脚蚊，一边讲一些神奇的故事。张果老呀、人熊外婆呀、覃屋的神竹呀讲到兴致处，便讲起了三么。我望着天上闪烁的星星，听着这些故事，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三

三么小时候很调皮。爷爷很不喜欢他，不知挨了多少棒头。那时，三么在山脚下的一个穷秀才那里读书，每天一早，婆婆就给他炒上一碗盐菜饭，有时饭里掩着一个油煎蛋，将碗口用一条白毛巾包了，三么便倒提着去上学。从我家下到山脚，是一条青石板小路，一级一级的，很长一段。路的两旁，长满了山竹、芭茅，像两面护墙，沿着小路蜿蜒。山脚，有一条小溪绕过。穷秀才教书的地方，是墟场，每隔六天，便是乡村男女老少都喜欢的场期。赶场那天，农户们挑着各式各样的山货土产，四面八方地涌来。也有一些外地来的小摊小贩，早早来到场上，摆开地摊，陈列着那些尤其令女人和小孩们喜爱的新鲜玩意儿。区别于其他集镇的，是满街的油粑粑。到处架着大锅子、小锅子，弄得满场油香弥漫。好多时候，秀才都会在贴墙的考勤表上记上一笔：x月x日，王三未归。这时候，只要知底细的，到距墟场不远拐弯处的一汪深潭去找，定能找到三么。不只三么一个，还有一大群贪玩的毛小子。他们都是我三么的部下，一队人马的游戏娱乐活动，都出自于三么那颗聪明的脑袋。深潭后有半片沙滩，靠后还有一个白岩壁，壁上布满了大洞小穴，毛竹、小树破壁而出。三么和他的伙伴，便常常在这里相逢。先是各自把饭交上来，拢在一起，挂在树丫上，然后大家一齐脱光了衣裤，跳到潭里打水仗、赶泉鱼。他们扯来鱼棘枝。一枝接一枝地盘在浅水处，大伙儿并排从下往上赶，搬起石头一顿乱砸，被赶的鱼儿逆流而上，碰到前面的鱼棘枝，便不敢逾越。慌忙之中，纷纷掉头钻进了岩缝，任你外面如何敲打，再不敢出来。于是他们就用手摸。常常一次能摸好多的鱼。把这些鱼烤熟，美味的中餐就开始了。玩是玩得痛快，回去了各自都是要挨打的。在他们玩得最痛快的时候，秀才已经把考勤一一念给了来赶场的家长们。尽管其中有的家长没到，可人多嘴杂，不出太阳落山，所有的家长都会知晓。爷爷是读过几年私塾的。他恨三么读书吊儿郎当不认真，常用大棍子按着三么打屁股。晚上，逼着三么在油灯下读书，《诗经》、《论语》、《商君书》，有一处地方念不断句，又打屁股。三么的屁股常常被打得火燎燎的，坐不稳板凳。每次都是婆婆递热手巾给他，不知给他敷了多少次。

三么就这样在玩耍中长大。到了二十三岁，带着盘缠上城赶考。没多久，邮差居然送来一份入学通知书。三么考上了一所地质学院，成了我们家乡第一个大学生！那个时候，大学生在这个山旮旯里很新鲜，方圆几百里都屈指可数。婆婆忙着泡了黄豆推豆腐。爷爷不声不响请来了屠夫，宰了两只羊，还杀了几只鸡，又叫三么背上搭链去山脚场上背回半边猪肉。前来贺喜的邻近乡亲们，就着家酿的苞谷烧，大嚼大喝。席间，少不了有几位前朝遗老乘着几分酒兴发一通风、才子之类的高论。从此，三么的名字就在这个远近百里的山乡传开了。

(未完待续)

平凡人生



命运会给你一些奖赏

□原著：切莱斯科·丹尼尔【新西兰】

□编译：李克红

在我16岁的时候，我想要去奥克兰文法学校读书，但我的父母太穷了，那里的学费很贵，他们实在拿不出那些钱。

我希望能在父亲的果园里多劳作几年，等攒够了钱以后再去。有一个周末，我们在小镇教堂做礼拜的时候，利奥波德老牧师对人们说：亚里克先生，他生病了，他无法照看他的农场，他需要别人的帮助，如果有谁愿意去帮忙照料他的农场，他将不胜感激。不过，他不是请工人，他只是需要别人的帮忙，所以他没有打算支付薪酬。

不给薪酬，谁会去帮助他呢？阿尔杰哈哈地笑着说，而更多的人则沉默着，或是悄悄退出了教堂。

父亲拥抱了一下母亲和我，然后大声地对利奥波德老牧师说：我们可以去帮助他！他太可怜了，他的儿子埃利曼在战争中死去了，他的妻子也在前些年生病离开人世，这么多年来他都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现在他生病了，真的需要有人去帮助他。

利奥波德老牧师什么也没有说，他只是走过来逐一拥抱了我们。回去的路上，母亲问父亲说：他和我们并不是特别熟，我们真有必要去帮助他吗？

我们帮助一个人，只是因为我们是善

良的人，而不是因为别的，难道不是吗？父亲说。

从那以后，我们每天都会抽时间去到亚里克农场，我们不仅帮他牧牛和喂羊，甚至还要帮他做家务。小镇上没有什么人会来到这里，只有利奥波德老牧师，他会时常过来陪亚里克先生说说话。偶尔，我们倒是会在路上遇到一些嘲笑我们的人。比如我的邻居阿尔杰，他就曾经这样对我们说：我没见过像你们这么愚蠢的人！

父亲回答他说：或许你是对的，但我觉得我们并没有做错。

几周后的一天，当我们忙完活儿要离开时，亚里克先生当着利奥波德老牧师的面和父亲说：丹尼尔先生，我想我很快会离开这个世界，我已经把农场里的所有一切都卖给了一个城里的富翁，在我离开人世的那一天，这份出售协议将会正式生效，我的律师也会来到这里处理遗产，你必须答应我，你不能以任何理由去干扰律师做任何事，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我的意思。

我向您保证，无论他们怎么处理您的财产，我们都不会干预！父亲说。

又过了几周，那天中午，当我们去到亚里克农场的时候，那里来了很多人，有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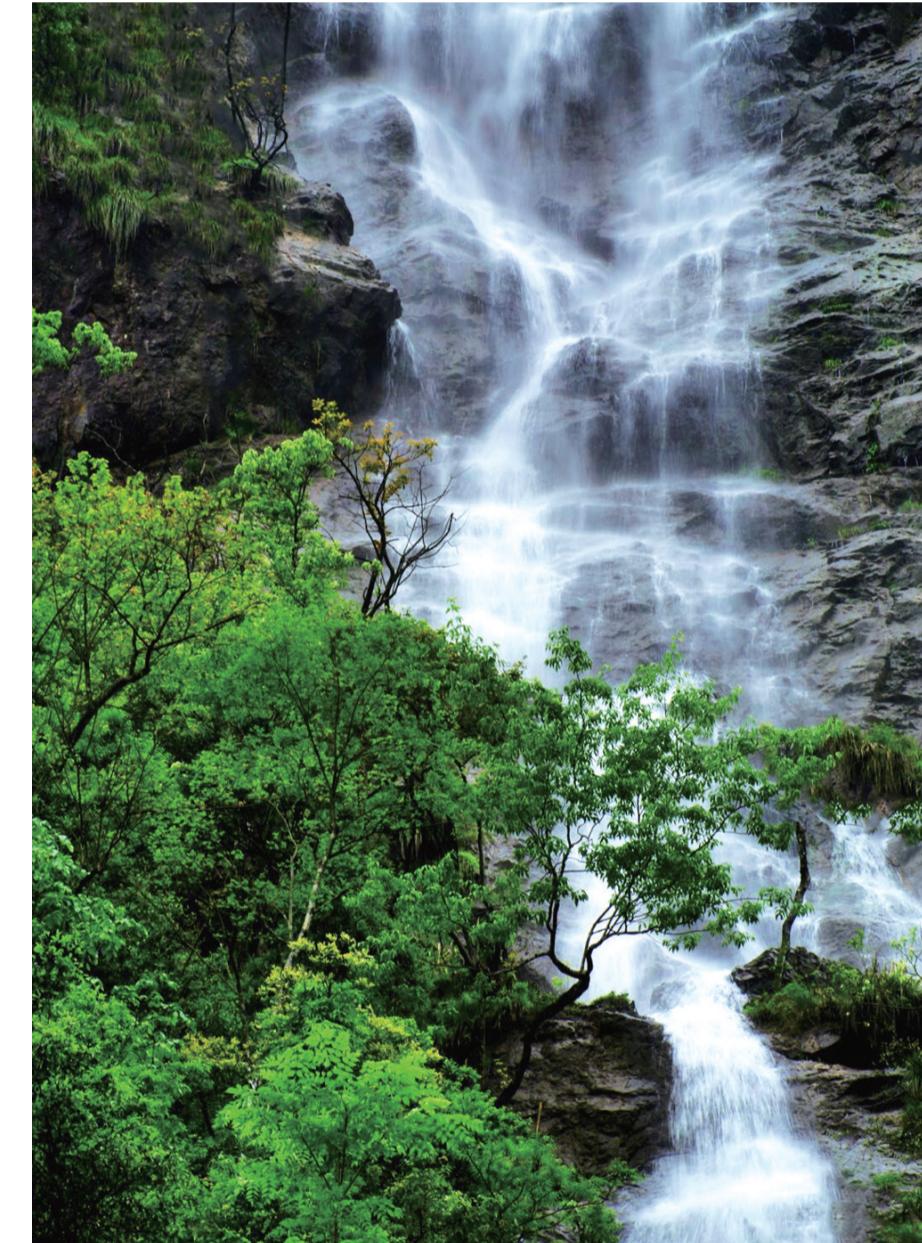
师，有警察，还有利奥波德老牧师，他告诉我们亚里克先生已经离世了。一个自称是律师的人走到我们的身边，他拿出一份文件递给父亲，那是亚里克先生写给律师的一张遗产执行书，上面这样写着：我死了以后，请把出售农场的钱赠送给丹尼尔先生，无论当天他是否有空来到这里。

父亲看完后连忙摆手说：不，不能这样，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过要任何回报。

利奥波德老牧师对父亲说：丹尼尔先生，律师正在按亚里克先生的遗嘱办事，你答应过亚里克先生不会干预律师的任何做法。

父亲推脱不掉，只能接受了这笔巨款。就这样，我们成了有钱人，父亲用那笔钱在城里办了一家小工厂，而我也得以去奥克兰文法学校读书，我们的命运也随之而彻底改变了。

现在，我是一家出版社的老板，我经常会对别人分享我的这段经历，我想要告诉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内心的善意与热情，在你不经意的某个时候，命运会为此而给你一些意外的奖赏。



春溪 汤青摄

生活影册



心灵的履痕

曾红彬

我有足够的理由写下我的一些无头无绪的想法。

我很小的时候，从懂事起，陪伴我的就只有母亲。每当母亲出工后，偌大的一个屋，就只剩下我和那条小白狗，卧在山峪里的小村，除了屋门前那条溪沟清澈透明的水在喧哗，在流动，一切皆是静。山头上有几朵絮状的云朵，可以从早上挂到傍晚，直到被霞彩染上金色的光亮。小白狗呆着无聊，时常用柔润的舌头舔我的脸。我在门槛上一呆便是一天。这期间，我有了好多好多的奇怪想法。被山头挡住了的那边有些什么呢？这絮状的云朵幻化成马的形状可以奔跑吗？而这一切就是我对世界的启蒙思维了。我不爱说话，以至母亲回家后，我也不讲话，有时遇到湿漉的雨天，我便只顾看着没完没了的雨。其实，与其说我数不清雨滴的颗粒，不如说我根本就没有计数。往往母亲叫我名，我也不予回应。这便使母亲以为我有些智障。父亲长年在外，偶尔回家一次，生疏横亘在父子之间，我更是没有话说。父亲便把我定位成了傻孩子。傻孩子听话。我对父亲的话从来都不违背。父亲让我洗做饭的锅，小小的小的我便汲着鼻涕跑到沟里去洗，一次没洗干净，洗二次，二次没洗干净，洗三次，以至于第四次我跑到沟里后没洗又跑回来了。父亲认为一定洗干净了，没有检查，便放过了我，

只是说了句，这家伙态度好。这时，我会流露出一丝狡黠，是父亲觉察不出的那种单纯的狡黠。父亲对我傻的定义我是抵制的，在我小小的心灵里，我认为大人只是凭借一种印象和习惯来认定他以为的结果。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各自的特征。六十年代末期出生于山村里的我，书是没有读好的，有个人学习的态度，也有社会教育水平的影响。

后来去了部队，本来可以留队，却选择了退伍。一边怀疑自己的能力，一边笑傲江湖。做好了当农民的准备，却又自己创造了一个似农非农的身份——一个没有读什么书的人，却偏偏喜欢文学。一半物质，一半精神，荒唐而又现实。被欲望牵绊，却又追求洒脱，既矛盾又冲突。即使是到了知天命的我。即使是到了知天命的我，也没能安静下来。

好久不见的一位河南籍战友，因微信战友群的关注，联系上了。近三十年不见，虽然为上下铺的战友，因时光的冲淡，似乎也已没什么要紧话说了，都是那么淡定，那么不经意。知天命之年的我们，似乎都已经没那么关心彼此的成就。

一天，他在微信里发了个链接，我认真一看，他现任河南郑州某某建筑装饰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旗下有设计院、有培训学校，等等。刹那间，他的成功震撼到了

我。我在想，是什么样的机遇，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奋斗历程，创造出了这样的成功印迹？我和他在个人成功上面有了巨大的差距。这种落差深深地打击着我。我所有的，心灵上高筑的防火墙——无为而为、随遇而安的态度顿时变得那么不堪一击。

天命之年，有些时候，状态是消极的。不思考价值的本身，日子过得浑浑噩噩，归途摆在眼前。人是向死而生的，出世便是入世，我们该如何存在。人因欲望而改变，社会因欲望而发展。在我的心灵里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却又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在提醒我。

清静无为，抱朴守素也是一种生活理想。所有田园诗的美好，都是踏实的生活创造的美丽风景。谁是人生的赢家，这是个哲学问题。价值的取向不同，结论谬之千里。这些个无形的，恍惚在心灵里盘亘着的，我看作是行走的履痕，折磨着我，时而变小，时而变大，长久地在我同自己保持了一种和解的态度后，天光云影，才慢慢地亮了起来。

我需要和自己和解，毕竟生活于我，于每个人都是善意的美好的。人生生不息地前进，就是人生的意义。人类不息地前进，就是社会存在的价值。

人行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让我们，都珍惜好这一生。

古风新韵



神州谣

向钦

澧水

雨如帘挂雷光闪，汹涌江流巨浪翻。
武岭雄关夹滚水，沃原漫道舞雄鞭。
面崖绝壁悠悠道，背缆纤船上陡滩。
双脚踩得岩蹬破，手扒坎角石圆。

天子座

背依峻峭莲花座，脚踩云烟任绕缭。
台岭观霞苍柏艳，舌崖赏景翠松娇。
端临绝壁青峰丽，挺立悬崖绿嶂娆。
小道幽林风凜掠，面无惧色座没摇。

御笔峰

小溪碧水流幽谷，绝壁猴吟六九声。
古木繁荣峦峰列，溪流婉转锦莺鸣。
峰峦挺立如春笋，御笔昂扬写昊穹。
天子文章天下罕，三千峻峭武陵盈。

将军岩

小路悠悠九道弯，三峻峻秀青山。
英姿伟岸峰峦上，雄态巍峨雾霭间。
赤胆忠心捐社稷，锐兵壮马骋中原。
凌空空苑蓝天嵌，贺帅昂头峻岭轩。

神堂湾

雾雨霏霏深涧洒，烟云雾霭崖茫。
向王垒隘修关砦，天子挥兵筑殿房。
纵马骋驰侠俏岭，舍身跃越秘神堂。
美谈留世滋人耳，击鼓鸣锣若战疆。

黄石寨

杉林幽径临绝壁，赏景凌崖架榭台。
雾海金龟观日起，天台石寨探星来。
青峰屹立游人醉，金柱擎天玉帝裁。
泉水漱清甜可口，世绝美景让君徊。

朝阳地缝

涓涓细水如刀剑，镌刻深沟万载剝。
陡壁渊池千尺壑，悬崖绝壁一丝天。
清泉汨汨涤崖壁，栈道悠悠绕溟潭。
过客须得身仄去，鱼儿游过难折还。

仙女献花

神兵列队张家界，铁马金戈守隘关。
冷雨寒霜凌峭谷，暖阳媚月浴峦川。
蕊芳叶碧山茶艳，柏翠松青峻岭妍。
西域多姿农舍女，蹁跹起舞献花篮。

空中田园

老屋场上民家寨，万丈绝崖稻麦垂。
菌苔拂风鸣翠鸟，高山流水润田园。
榭台观景迷幽谷，石柱轩昂指九天。
松劲枝虬盆里育，千姿百态绿涂川。

采药老人

流瀑飞跌深涧底，水天相映碧光盈。
手攀铁索飞峦峭，脚踩藤枝越峭峰。
寻草扒岩枫培走，甩钩扭壁陡崖行。
采集百草煎膏药，积善济民济众生。

天下第一桥

桥连两嶼天成就，百丈空高彩靄端。
翠柏古松搖峻壁，修壘絕巒傲尘寰。
龙泉飞瀑澆香芷，赤色峰牆冲昊天。
百載藤条爬峭壁，峽峰迤邐六郎山。

茅岩河漂流

背倚青山玄女洞，弯腰洗手灑江中。
趟霞穿岭拂云雾，游客乘船賞秀峰。

洒壁映滩红日照，漂船纵艇浪涛汹。

平湖峦岭连新月，疾浪轻舟到大庸。

千里相会夫妻岩

妻历艰难险阻，寻夫千里跨山川。
双眸凝视夫君面，天地同辉日月绵。
靓妹山荷娇意女，帥郎田华恋情男。
青山绿水逐恒久，化峰成峰駐万年。

遵义

左倾失我根据地，血战湘江痛损兵。